

从马路穿到弄堂，呱啦生脆的上海闲话再现银幕

# 谢晋导演《大李小李和老李》沪语版重映一票难求

■本报记者 柳青

大光明影院放一场谢晋导演的《大李小李和老李》，电影票“秒光”，楼上楼下座无虚席。谢晋导演手熟老辣，他只导演过《大李小李和老李》这一部喜剧，但从1962年首映起，是从不过时的爆款。最近这次放映又特殊些，观众看到的是阔别上海半个世纪的“沪语原声”版，刘侠声、文彬彬、范哈哈这些昔日滑稽戏大腕的原版上海话再现于电影院。

谢晋一生只拍了一部喜剧电影，但它有三个版本

去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全新沪语配音的修复版《大李小李和老李》引发了轰动，在抢票的热潮中，有电影史专家和学者发话：“沪语版是真的好！”这群行家是抢在普通观众前看了新配音的修复版么？并不是。这牵扯出一条旧闻——《大李小李和老李》的公映版是普通话配音的，但影片拍摄时，演员们都用上海话表演，这条原装的沪语音轨也一直都在。在上海电影节老电影修复部门投入“新配”版的同时，中国电影资料馆把原装版做好了2K修复，曾在2017年的资料馆日常学术放映中放过一场。

因拷贝的原因，原声版《大李小李和老李》不带字幕，返乡省亲，对上海土生土长的乡里乡亲不存在观看障碍，只平添亲切的意趣。比较耐人寻味的是2017年底在北京的那场放映，当时，北方观众并没有抱怨“听不懂”，反而觉得方言表演补足了这部电影版图上缺失的一块，尤其是看过普通话版的很多观众，在资料馆的放映后去影评社网站留言，影迷的长短评和影史专家的意见高度一致：沪语版是真的好。

梳理《大李小李和老李》的三个版本——1962年公映的普通话版、2018年的全新沪语配音版和作为学术资料保存下来的沪语原声版——是件有意思的事，方言对表演的参与和影响，以至对整个影片的塑造，语言在时间中的流变以及这些变化的不可逆和难以复制，这些复杂的命题都在谢晋导演唯一的喜剧电影里有着直观验证。

方言不是噱头，是生活的一部分，塑造着人物

无论是出于影片制作成本还是为了适



▲《大李小李和老李》剧照。

▼方言不是文艺或喜剧的噱头，它是表演中不能切割的一部分。方言在电影里的渗透，是一种生活的真实。图为《小小得月楼》剧照。



宜推广，普通话配音的《大李小李和老李》仍然具备一部优秀喜剧的质地，谢晋导演的镜头语言利落，剪辑手法俊俏，他的精确的电影感至今是教科书般的存在，高级文雅的笑料和剧作更足以让当代的喜剧人汗颜。但也得承认，把工人新村里参差的上海话和苏北话改成字正腔圆的普通话，戏剧情境的生活感和鲜活感变得不那么完整，语言频道的转化让原本生活气息浓郁的表现多了一层说不清道不明的舞台感。

方言不是文艺或喜剧的噱头，它是表演中不能切割的一部分。方言在电影里的渗透，是一种生活的真实。如果贾樟柯让他电影里的山西小镇青年们讲一口大都会青年的标准普通话，那要多尴尬？如果巩俐在《秋菊打官司》里用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反复说着那句“我不服，我就是不服。”谁能信她是一没文化的农妇？《小小得月楼》里的苏州厨子们要是说起普通话，只怕那道苏州名菜“甫

里鸡”要变了味。

方言不动声色地塑造着人物，也决定了电影的气息。《股疯》被认为是1990年代上海电影的喜剧代表作，其实电影描述的是一些很伤感的事，倾家荡产，夫妻离心，隔岸观火。但它始终传递谐谑的气氛，苦作乐时乐亦苦，这和剧作细节有关，和演员表演有关，最重要是和方言对白的表现力维系在一起。电影里此起彼伏的上海话、宁波话、绍兴话、苏州话、苏北话和广东话，交织出一股子生活生猛的劲头，自行车从马路穿进高里的弄堂，老百姓们挨不到鲜花着锦，还是要烈火烹油地活着。潘虹在《苦恼人的笑》里是那样清高的女神，到了《股疯》，烫起俗气的大波浪，爆出海话当票员，真是爽利生动。

也正是因为方言过分深入地参与了生活，要把它用得妥又贴，很大程度成了时代剧的专利。《大李小李和老李》的原声版和新

配音版的对比就特别明显。不能武断地评论新版“不行”，可是语言是在变化的，逝者如斯，时过境迁，工人新村的语言和语境都过去了，半个世纪的时光成了跨不过沟壑。重新配音，是让今天的上海话去面对50年前的“年代剧”，对比原声，显露了力不从心。这也能部分地解释有些影视剧里的上海话为啥总让观众膈应，从电影《长恨歌》到《罗曼蒂克消亡史》都没幸免，这不是演员不能说标准上海话的问题，而是方言对白的自信说词本身根基出了问题，和戏剧规定的情境、和生活的质地背道而驰，成了不伦不类的“舞台腔”。

就这一点而言，原声版《大李小李和老李》让“老上海”激动，还真不仅是出于情怀。刘侠声、文彬彬、范哈哈这些滑稽前辈们让观众听到，电影里上海话不是拿腔拿调的矫饰，它是生活的，也是这份生活的温度和厚度，增添了电影的魅力。

## 绒绣国旗在上海起针

10万针作品预计国庆前夕完成

本报讯（记者郭超豪）“线儿长针儿密，含着热泪绣红旗绣呀么绣红旗……”歌剧《江姐》中，革命先烈用绣红旗的形式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同心向党 共绣国旗”起针仪式，昨天在上海南京路步行街世纪广场举行。

这次起针的绒绣国旗长0.96米、宽0.64米，共需绣制10万针，邀请社会各界代表参与绣制，整幅作品预计将在国庆前夕完成。70年前，象征上海解放的第一面红旗在活动现场旁边的永安百货公司的楼顶升起。恒源祥绒绣大师李蕾用国家级非遗——上海绒绣技艺为绒绣国旗绣上了第一针。

绒绣是一种在特制的网眼麻布上，用彩色羊毛线绣出各种图案的刺绣工艺，从欧洲传入我国后逐渐形成了“上海绒绣”，并被誉为东方的油画。起针仪式后，会进学校、进楼宇、进社区开展专场活动，还会前往湖南、江苏、四川等地，依托当地的红色纪念馆开展巡绣活动。为了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让更多的年轻人参与绣制，主办单位还准备在手机端开展“线上”绣国旗活动，计划绣制960万针。为了增加活动的体验感，活动中还将设置有关国旗知识、建立新中国的历史等相关内容。

### 海外视点

■本报记者 王筱丽

国内公映六天后票房近9000万元，北美开画首周末4500万美元的表现远低于6000万美元的业内预期，烂番茄新鲜度不足50%，成本达到1.7亿美元的迪士尼真人版《小飞象》自上周同步登陆全球大银幕以来，在口碑和票房方面均没有掀起太多水花。“1941年动画的简单翻拍”“全然不见导演蒂姆·波顿的风格”“只能看到小飞象可爱的形象却没能见到属于它的灵魂”等评价都让这场距离原版78年的重逢显得有些落寞。

《小飞象》：灰暗年代的一抹亮色

这版由“鬼才导演”蒂姆·波顿执导的真人《小飞象》改编自1941年的同名动画长片，自诞生起，这只扇着大耳朵的小飞象就凭借温暖人心的治愈力量让“丹波”成为了迪士尼动画角色中最常被提起的名字之一。

出生在马戏团的小象“丹波”因为一对硕大的耳朵成为了格格不入的异类，母亲“珍宝”也为了保护它免受欺负而被关了禁闭。虽然此后经历了演出失败等打击，但在花栗鼠蒂莫西和母亲的鼓励下，丹波发现了自己用耳朵飞翔的本领，并学会正视自己的与众不同成为了马戏团最耀眼的明星。

1941年10月上映后，电影迅速在那个灰暗的战争年代为大量观众带去慰藉和感动，小飞象被《时代》周刊评为当年的风云人物，迪士尼创始人华特·迪士尼也曾表示这个角色对他本人来说具有特别意义。

在真人版中，人类角色的戏份“名副其实”地得到了强化，以因从军而残疾的霍特·法瑞尔一家为中心，杂技演员柯莱特·马钱特、马戏团老板、虐待大象的企业家等人物一道构成了剧情的主线。但人类角色的大量起用以及花栗鼠角色的消失却引来不少负面评价，“对原版《小飞象》了解得越少，就会越喜欢真人版”，当自我治愈的蜕变历程演变为众人携手对抗恶势力的戏码后，也让不少观众无所适从。

虽然对于剧本有着各类声音，但小飞象在真人版中栩栩如生的形象令人难以挑剔，带有纹路的粗糙皮肤、灵动的蓝色眼睛、呼吸所带来的皮肤微颤都显示出特效团队的深厚功底。此外，考究的镜头选取和职业的马戏团班底保证了画面的精巧。

遵循合家欢套路后，熟悉的蒂姆·波顿不见了

无功无过、不温不火，这类评价很少在《小飞象》导演蒂姆·波顿之前的作品中看到。在影迷心中，蒂姆·波顿可以是黑暗的、哥特的，乃至怪诞的，却不是平淡的。只是这一次在《小飞象》中遵循了一把迪士尼规则后，影评人向这位另类导演给出了“出乎意料地没有惊喜”的评价。

原版《小飞象》并非是一部徒有感动、内涵乏善可陈的动画电影。或许是碍于PG级的电影分级，或许是碍于合家欢的诱惑，令人印象深刻的丹波醉酒幻象、人类对动物肆无忌惮的恶念、小飞象对于命运的不抵抗等并没有在蒂姆·波顿的导演手下得到完整的诠释。

而《小飞象》票房和口碑的双双落空也侧面暗示着大众对于迪士尼重复套路的疲倦，从去年八月开始，包括《胡桃夹子和四个王国》《欢乐满人间2》等影片都与《小飞象》分享着类似的时代背景和大同小异的主题。无一例外地，这些作品都没有吸引到预期数量的观众光顾。

真人版《阿拉丁》上映在即，《狮子王》《沉睡魔咒2》《花木兰》都排列在日程中，迪士尼下一次的老酒装新瓶不知是会再创《美女与野兽》的佳绩还是重复《小飞象》的失利。



距动画版《小飞象》上映78年后，由蒂姆·波顿执导的同名真人版于日前登陆大银幕，但影片的票房和口碑均表现平平。图为剧照。

距经典版七十八年，上映以来票房口碑平平

## 真人演员加盟的《小飞象》，没能「飞」出新天地

京剧《新龙门客栈》未演先热，连台本《七侠五义》60年间三次复排均场场爆满

# “武侠+武戏”，能否成为复兴海派京剧的路径

■本报首席记者 黄启哲

根据徐克同名武侠电影改编的京剧《新龙门客栈》即将首演。从制作人、领衔主演史依弘发布这一计划的几年间，该剧每一步进展都牵动着业界与戏迷的心。与此同时，上海京剧院复排京剧《七侠五义》近日在安徽安庆市演出，现场十分火爆。自2017年复排以来，该剧在全国多地巡演，不仅演出一票难求，同样也在戏曲界掀起一阵热议。对于深入人心文学影视IP的改编固然是亮点，而更令观众期待与兴奋的，是“武侠+武戏”的结合——以京剧武戏高超技艺、精彩开打展现中国传统文化延续至今的武侠情结。

“武侠+武戏”不是当代人拓宽京剧发展路径、挖掘市场潜能的创举，而是上海兴起的海派京剧的一大特色。中国戏曲学院教授傅谨告诉记者，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诞生不少武侠题材的连台本剧目，尤为受到市场欢迎。然而由于良莠不齐等各种原因，慢慢淡出舞台。

如何在新的时代，以拓展传统戏曲市场为目标，“武侠+武戏”能够成为复兴海派京剧的路径？不仅要舞台上实现“武侠”与“武戏”更好地融合，还要在增强可看性基础上，进一步深挖传统文化的内涵，展现“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精神。

武侠京剧里藏着“求新求变”的海派文化基因

“这是你们海派京剧的路子！”这是国家京剧院著名导演、武生演员高占非，听说史依弘演《新龙门客栈》的第一反应。确实，改编这部深入人心的电影或许是“创新”，然而从京剧武戏表现武侠题材角度来看，这次创作也算是一次“复古”。

20世纪上半叶，上海不仅是全国公认的“戏曲大码头”，各路名角在此唱唱、唱唱，同样也将“求新求变”的基因植入海派京剧的发展，由此生发出海派连台本戏这样一种式。其中，武侠题材便是其中热门剧目。满合的武戏演员因转腾挪，配合海派京剧特有的机关布景，勾勒出一个个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的武侠世界。惊险刺激的视觉效果，加上引人入胜的剧情，这些剧目在各大戏院挂牌，常常一演就是几个月，几乎场场客满。



京剧武戏精彩的开打场面，带来独特的舞台体验，成为海派京剧的一大特色。卢雯摄

不过，也正是一味追求市场反馈，让某些作品开始剑走偏锋，过度注重猎奇、恐怖的效果，加之作为文本的武侠小说良莠不齐，使得作品格调不高，排得急、扔得快。这些剧目很快淡出舞台。

直至上世纪50年代，刚成立不久的上海京剧院，在首任院长、京剧大师周信芳的推动下，建院以来第一部连台本戏《七侠五义》推出。有了前车之鉴，改编过程中，主创筛选了小说中的经典段落，以生旦净丑行当呼应原作鲜明人物形象，同时摒弃奇情噱头，注重快意恩仇背后情与义的表现，加之唱做打并重编排，让该剧本上演时就几乎场场爆满。参与首演的陈金山回忆，首演演出票是一个月一个月售卖的，“二月售罄，预售三月，足足演满半年”。而此后在上世纪80年代，2017年再度复排，每一次都是火爆非常。

作为积极支持的推动者，著名戏曲评论家、理论家刘厚生认为不应“对‘武侠’海派京剧”有偏见，只要遵循艺术规律，弘扬正气、机关用得巧、老百姓喜闻乐见，就有值得创作的空间。据他回忆，这部作品此后还推广成为外地许多剧团的“吃饭戏”。

激活边缘行当，让青年武戏演员舞台生辉“玩起来”

看久了《三岔口》《挑滑车》等有限的几出传统武戏，武侠无疑为市场注入一剂强心针，而这也激活了被边缘化的武戏演员的热情与能量。就以2017年复排《七侠五义》来说，不止文武老生傅希如饰演的白玉堂赢得观众瞩目，吴响军、郝杰、杨亚男等武生、武丑、武旦齐齐上阵，一场包公府的激战，满合的武戏演员使用各路兵器开打，让台下为之沸腾。

所以此次复排《新龙门客栈》展现武侠世界，不仅有刀马旦出身的史依弘拾起功夫，挑战泼辣的女主角金镶玉，也有“白玉堂”傅希如以文武老生展现忠良大将周淮安，而上海京剧院的文武老生孙伟、武生王喜龙等青年演员加盟其中。正如史依弘所言：“武生的舞台生命更短，如果不能让他们在舞台上生气勃勃地展现自己，发挥艺术理想，那么无疑是一种浪费。”

平日只能在大戏里跑龙套的武戏演员来了精神，自发组织一个技导团队研发武

戏的动作。而为了鼓励青年演员在舞台上能“玩起来”，带来更具有新鲜感的开打场面，史依弘还特别邀来武术冠军史楚希担任武术设计，从开打方式、兵器设计上呈现新的亮点。“有人说京剧是中国的歌剧，我觉得不够准确。京剧不只是听你一口唱，而是一门综合艺术，要兼顾视听的美感。”从声乐角度钻研海派唱腔后，史依弘竟忘了京剧“唱念做打舞”的本来，同样也要借武侠在武戏动作上做出一点改变。

以“武侠+武打”开拓京剧市场还须迈过几道坎

“武侠+武打”是打开市场的金钥匙吗？倒也未必，在几部连台本武戏京剧复排的热闹过后，业界人士也向记者表达了不满足。就过复排的几部武戏京剧来看，尽管删繁就简令情节更加紧凑，然而在机关布景上却没有“升级换代”，当下舞台已有许多新技术能够制造更为精彩的视觉效果，然而我们在武戏戏里看到的，仍然是半个世纪的机关，观众很难入戏。

与此同时，要避免重蹈覆辙重复前人重场面而轻内涵的弯路，还须在深挖武侠精神内核上下功夫。有评论认为，市场反响如此热烈，不全是观众对飞檐走壁、刀光剑影京剧化的好奇与期待。这其中，还有中国人对武侠一份特殊的情结。如果说海派京剧兴起之时，所能依傍的武侠文本还是停留在市井英雄与爱情分明的伦理故事，那么金庸、梁羽生等人无疑为武侠文化增添了惩奸除恶、兼济天下的家国情怀，因而他们的作品也成为影视剧反复开采的富矿。同样的，《新龙门客栈》也在胡金铨《龙门客栈》基础上，为硬打斗增添浪漫主义色彩，为简单的恩怨增添侠客为大义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因而成为“新武侠电影”的开山之作。在导演胡雪桦看来，“情与义”恰恰也是能够幻想的武侠世界，引发现实社会当代观众共鸣的关键。

要复兴海派京剧，“武侠+武戏”绝不是唯一路径。但可以肯定的是，“武侠+武戏”启发着当代京剧人，是时候重拾海派京剧开拓市场的价值，镜鉴当下，推出更多能够调动人才潜能、获得观众喜欢、符合时代审美兼具文化价值引领的新戏好戏。